



天道酬勤

◎陈顺源

## 万船出海

◎徐玉娟

一万只船,就是一万点中国红  
远看,像星光照耀大海  
近看则是浪花与心跳  
画出了东海的版图

有鱼群,在辽阔中安居  
有海风带来了时间的号角  
我们靠海为生  
从大海里打捞出历史、命运和乡愁

就像一只鹰在长空  
把身影留在大海  
就像一行泪水在海峡里  
化为扬帆的船队

## 万船出海

◎刘琴

涌动,从一面旗帜开始  
翻滚的波涛,送高亢的渔歌直上云霄  
一万艘船,朝着同一个方向出征  
等于一万颗心,集结成同一个巨大心跳  
像珊瑚,在大海深处折射出

光芒  
红色的血液,蔚蓝的力量,在礁石罅隙处积聚,生长  
站在时光的浪尖之上,你无法否认  
——比风暴中翱翔的雄鹰更勇敢的

是离弦的箭  
和那些胸藏火焰的人  
——比狭长的海峡更壮美的

是两岸峰峦,抱住同一座大海的古老血脉  
赤子之魂

## 井冈军旗红

◎陈汉忠

又到八一建军节。作为这支队伍里的一名战士,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井冈山上那面布满了弹孔的军旗,耳边响起的是黄洋界上那隆隆炮声。集结在这面旗帜下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始终没有忘却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成长的摇篮——井冈山。

还在念小学时,井冈山就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炮声隆隆的黄洋界,工农红军的挑粮樵径,朱总司令的扁担……岁月匆匆,随着童年时代远去,我也成了这面旗帜下的一名战士,并跟着队伍走了很长一段路,且有幸走进井冈山。

绵绵五百里井冈,不仅是中国革命摇篮,也是闻名遐迩的风景区。那美丽壮观的云海,气势磅礴的日出景象,怪石嶙峋的奇峰,还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碧玉潭,“喷珠漱玉一线天”的朱砂泉,“色彩斑斓游人醉”的杜鹃花……井冈山,你茂密松枝点燃过红军的火把,坚韧竹板乃是红军挑粮的扁担,清澈溪水煮过红军野炊的红米饭,长长竹梢挂过披着硝烟的军旗。满山遍野的翠竹,仿佛当年红军绿色的身影;枝横云梦的松柏,恰似红军不屈不挠的坚韧品格。

登上海拔1300多米的黄洋界,只见雾海茫茫,烟波浩渺。透过历史风云,我仿佛看见山下摇动的旌旗,耳旁回荡着黄洋界上隆隆炮声。

在八角楼一侧的一座小山岗上,苍翠的松柏掩映着一座无名烈士的坟茔。那灰白色墓碑上,无名烈士墓几个鲜红的大字在夕阳下红得耀眼。这是一支秋收起义失败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又在“三湾改编”后登上井冈山的红军团队。在这静静的山林中,这支队伍与各路红军汇集,与“围剿”他们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无数次殊死搏斗,挫败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使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红色根据地。后因敌强我弱,大部队被迫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转移。危急关头,主动请缨,留下担任掩护任务的正是这支红军团队。战斗在黎明前打响,他们在顽强阻击敌人三天三夜后,全部壮烈牺牲。阵地前,躺满了敌人尸体。战壕里,牺牲了的红军战士依然是冲锋姿势,犹如一尊尊钢铁的雕塑。只有那面布满了弹孔的军旗,依然在阵地上猎猎飘扬。我无从想象当年战斗的惨烈,也无法知道在这巍巍山岗上,究竟安息着多少先烈英灵。

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烈士说得好:“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或许那时年轻人,不易领会我们走过的令人难以设想的崎岖道路……我们吃尽了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代可以享受福中福,为了我们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

义,我们是舍得付出一切代价的。”是啊,革命先烈们面对敌人带血的刺刀和飞蝗般的弹丸,何曾有过一丝一毫退却,他们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鲜血和忠骸来铺垫这条通向革命胜利的道路。

岁月如流,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这支红军队伍在经历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胜利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正是这支在革命摇篮里成长起来的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还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在新的历史时期,这支军队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强砥柱和任何侵略者都无法逾越的钢铁长城。在无名烈士墓前,我目睹一群年轻战士举起右手向军旗庄严宣誓!列宁说得好,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不能忘记受尽欺凌的历史,不能忘记先辈浴血奋战的业绩。倘若有空,不妨常到革命纪念馆和烈士陵园去走一走,多问问,我为祖国做了些什么?

“黄洋遗迹依旧在,井冈军旗分外红。”肃立在巍巍井冈,眺望着那满山遍野的红杜鹃,眼前又浮现出在硝烟中猎猎飘扬的军旗。井冈山,你用无声的语言,向我、向千千万万的后来者,诉说着辉煌的历史、崇高的理想、不灭的信念。

## 回望汽渡

◎缪建红

心窗片羽

前不久,通常汽渡宣告停航。上周末的早晨,暴雨渐止,我就驾车来到空荡荡的通常汽渡口……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本人考上重庆大学,第一次离开家乡如皋,打联票从乡下乘汽车一路到南通港,转乘上午10点去上海十六铺的轮船。身为“天之骄子”,站在轮船甲板上,看着这浩浩荡荡的长江水,心中豪情弥漫……

在山城2000亩的大学校园里,宿舍、食堂和教学楼间的坡路和梯坎,让来自江海平原的我们练出了好脚力,简直成了山城“棒棒军”。过江索道是重庆一绝,我们忍不住前往“过把瘾”。江面水流湍急,缆绳一线高悬,运行时发出声响,轿厢悬挂也时有晃动,四边无托更感凌空欲坠……我暗自叫苦不迭,却是欲罢不能!

有年暑假,与一名如皋老乡同乘“江渝”轮顺江而下,领略壮美长江。正逢上游雨季,江水丰沛,在重庆到南通的江渝轮上,目睹东逝之水,身临滚滚气场。船出重庆,夜间须在万县停留,以确保第二天白天过三峡,主要是因为航行安全,游客同时也能领略这惊险场面。“瞿塘天下雄”,峡谷最窄处仅几十米,水流速度高达十多米每秒,狂泻的水面斜坡明显,两岸的悬崖真可谓近在咫尺……迄今很难想象,当年长江航道人是如何操控轮船的。

20世纪80年代末,我大学毕业来到南通工作,对“南不通”的交通局限感受颇深。2008年6月底,南通人盼望已久的第一座长江大桥——苏通大桥终于通车。通车之前的一个多月,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经过我市,通城喜迎奥运的氛围相当浓。当时我在市科协工作,接手了一个光荣的任务——选择五一长假举办奥运福娃科普展。

展览开幕式安排在5月1日上午,其中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出席嘉宾,4月30日傍晚飞到上海。30日下午,我乘坐公车前往上海迎接。孰料接到客人后,返回渡口却费尽了周折。

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渡口往北到南通方向的车辆特别多,我们到达通常汽渡的渡口已是晚上10点多,待渡车辆积压排队有几里长。北京来的嘉宾就在车上,像这样排着队等过江恐怕不行!明天一早嘉宾还要出席展览开幕式呢。

逆行行驶到检票口附近,与工作人员商量,介绍我们迎接的嘉宾情况,近乎乞求希望能提供一下通行便利,未能得到应允。请出嘉宾本人的参事证,也未能得到通融。下午与江海通公司联系时,他们也告诉我,对岸那边有时候不太好说话……

无奈之下,我选择了平生第一次拨打了110求助,仍然未果。

凌乱中望着江上的渡船,沮丧而无助。每个人都在按照合理的规程,做着正确的事情,可眼看着我们的嘉宾,也得随车退到长龙的后面,重新排队等着过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此时,一辆小车驶到渡口售票处,我看车牌就猜到是南通市里机关的车辆,并且是空车又有“通行证”,应该是上海送人返回通城。我主动趋前说明情况,恳请年轻的司机顺路将我们的嘉宾带到南通文峰饭店,对方满口答应,我们喜出望外……

回望汽渡,不再无助。

紫琅诗会

岁月流金